

社会系统性及其认识和管理

〔苏〕 B·Γ·阿法纳西耶夫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社会系统性及其认识和管理

〔苏〕 B·Γ·阿法纳西耶夫 著

王中宪 译 李传勋 校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6·哈尔滨

本书根据莫斯科政治书籍出版社一九八一年 В. Г. Афанасьев
俄文版 Общество, системность, познание и управление 译出

责任编辑：丘 实

封面设计：王祖珍

社会系统性及其认识和管理

Shehui Xitongxing ji qi Renshi he Guanli

〔苏〕В. Г. 阿法纳西耶夫 著

王中宪 译 李传勋 校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印张 13.6/13·插页 2·字数 317,000

1987年1月第1版 1987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8,978

统一书号：3093·314

定价：2.95元

译 者 的 话

系统方式是一种重要的认识形式和管理形式。它在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和生产领域的广泛应用，已使人类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自系统学说创立以来，各领域、各部门应用系统分析和系统工程的经验不断丰富，有关系统学的各种新著亦时有所见，这无疑为运用系统方式对社会进行科学管理提供了前提条件。

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同志十分注重系统方式的社会应用问题。他中肯地指出：“……系统工程涉及到整个社会。所以我们面临由于系统工程而引起的社会变革决不亚于大约一百二十多年前的那一次：那是因为自然科学的发展壮大，从而创立了科学的工程技术，即把千百年来人类改造自然的手艺上升到有理论的科学，由此爆发了一场大变革。系统工程是一项伟大的创新，整个社会面貌将会有一个大改变”。要吸收、应用和发展这一“伟大的创新”的具体成果，既有系统的应用技术问题，又有系统的理论思维问题。在我们面临世界新的技术革命并致力于实现四化的今天，掌握和运用系统方式，对我国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有着不容忽视的意义。

人们也许会问：现代形式的系统方式的理论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怎样一种关系呢？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和系统方式的方法论之间有内在的一致性吗？社会生活如此复杂和活跃，有可能应用系统方式对社会及其诸环节进行实际管理吗？通过何种途径，运用哪些手段方能完成对整体和整体系统的具体认识和有效

管理呢？人类有可能编制出管理社会的切实可行的工艺吗？这部著作对上述问题均作了回答。本书第一部分在积极吸收当代科学发展重要成果的基础上，对现代形式的系统方式的具体内容作了相当深入的阐述，同时揭示了辩证唯物主义和现代形式的系统方式之间深刻的内在联系和历史渊源，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对社会现象和过程的理论阐述堪称运用系统方式的典范。作者与他的合作者明确提出的热力学第二定律在社会中的逆运动，对美国著名学者乔·克隆的“辨析法”和斯·扬格的社会组织的系统管理理论所作的肯定性评述，都颇有新见。本书第二部分则结合苏联社会经济管理的实践，论述了目标规划的编制和管理、运用系统方式达到管理最优化、进一步完善社会管理等实际问题。

当然，有关系统方式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不仅是特别重要的，也是极其复杂的，一部或几部专著难以作出全面而彻底的解答。只有更深入地认识社会和更全面地综合现代科学的成果，才能对上述问题作出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科学结论；这中间难免出现争鸣和讨论，而这原是本书作者所期望的。

维克多·阿法纳西耶夫是苏联著名学者（苏联科学院院士、《真理报》主编），又是一位广有影响的科普读物作家。他早期主要从事哲学研究，近 25 年对社会的系统性及其管理问题从多方面作过深入的探讨，共完成 180 部著述，本书是在此基础上加以理论总结而写成的两部代表作之一。一如阿法纳西耶夫的惯有风格，本书的理论阐述深入浅出，透彻细腻，简洁明快。

自 1982 年着手翻译这部书起，我们深感自己在语言修养和专业 知识上的欠缺。如果没有各界专家的支持，我们是很难完成这一译作的。在翻译过程中，承蒙徐昌汉副研究员释难解疑，始终指导我们的工作。同时，李锡胤教授、詹人凤副教授、李诚忠副教授、梁贵范副总工程师和王序荪、刘松涛、马西乾、王永云、

董鸿扬、郭成铎等同志，从各自专业角度曾给予我们宝贵的指导或帮助。在此谨向他们致以真诚的谢意，并向对本书翻译出版给予多方帮助并付出辛勤劳动的编辑同志和印刷工人同志深表谢忱。此外，在翻译过程中，我们还比较和吸取了阿法纳西耶夫其他著作中文译本的相关内容的译法，未在书中一一加注标出，这是需要加以说明的。

最后，恳请各界读者对本书翻译出现的错误和疏漏多予指正。

译 者

1934年7月28日

目 录

前 言	(1)
-----	-------

第一部分 系统性与认识论

第一章 论认识的系统方式	(4)
1. 资产阶级哲学中的整体认识问题	(5)
2. 整体, 整体系统	(17)
3. 系统的内部构造和功能及其研究	(19)
4. 系统同环境的相互作用	(30)
5. 系统的历史	(32)
第二章 认识形式的系统性、整体性	(38)
1. 知觉	(40)
2. 概念	(50)
第三章 科学理论与系统性	(71)
1. 科学理论的要素	(71)
2. 科学理论的结构、功能和环境	(82)
第四章 作为系统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	(89)
1. 作为系统的辩证法的特征	(89)
2. 辩证法的要素、结构和功能	(99)
3. 作为科学系统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环境	(111)
4.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形成和发展	(116)
第五章 分析与综合——整体、整体系统的	

认识手段·····	(128)
1. 分析与综合的本质和统一·····	(128)
2. 分析与综合的客观基础·····	(149)
3. 系统分析·····	(156)
4. 乔·克朗的辨析法·····	(163)
第六章 由感性具体到抽象再由抽象到具有全部多样性的具体——整体系统的认识途径·····	(173)
1. 抽象和具体及二者的矛盾和统一·····	(174)
2. 由感性具体到抽象·····	(181)
3. 由抽象到作为多样性统一的具体·····	(188)
第七章 系统模拟·····	(195)
1. 模拟的本质和基本阶段·····	(195)
2. 模拟的意义·····	(206)
3. 现实系统和研究目标的多样性是模型多样性的源泉·····	(212)
4. 仿真模型·····	(224)
5. 组织的标准模型·····	(231)

第二部分

系统性与管理

第八章 目标规划的计划编制和管理·····	(239)
1. 系统的、综合的方式是时代的要求·····	(242)
2. 目标是综合规划的出发点·····	(254)
3. 规划的实质、类型和制订规划的阶段。规划和计划·····	(264)
4. 规划实施的管理·····	(292)
5. 苏联目标规划的计划编制和管理的经验·····	(307)

第九章 系统性和管理最优化的某些问题 (327)

1. 时间的节约是最优化的实质 (327)
2. 保证社会的动力生产能力增长的系统 (335)
3. 论苏联动力工业的潜力 (347)
4. 现有技术手段利用的最优化系统 (356)

第十章 论发达社会主义社会中管理的进一步

完善 (360)

1. 改善经济机制的措施 (361)
2. 技术和科学基础 (397)
3. 领导干部 (403)
4. 管理的进一步民主化 (412)

前 言

在研究一个社会系统时，无论它处于何种层次，它的组织化达到何种程度，下列四个要素都是必不可少的：

客观存在系统（即系统-客体），它是系统科学知识的来源，是作为理论系统的原型而存在的系统；

理论科学系统，它是客观存在的系统在思维中的反映；

理论系统在渐趋符合地反映客观存在系统的方向上所作的运动；

作为认识的出发点和基础以及作为真理性的标准的实践，它是系统知识的应用范围。

在不久前出版的一本书中^①，我们探讨了系统在社会中的一般存在、存在本身，指出系统性是客观现实的一种属性和特征，而用系统方式来对待客观现实则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一个特征和一个界面（грань），是辩证唯物主义关于普遍联系、运动和发展学说的具体化。

本书是上一本书在逻辑上的继续，并使之趋于完整。书中探讨对系统的认识和科学知识的系统性以及系统认识的途径、手段等问题。

然而，众所周知，一般的认识，特别是对社会系统的认识，不是为认识而认识，而是出于实践的需要，首先是自觉地、科学

^① 见维·格·阿法纳西耶夫：《系统性与社会》，莫斯科，1980年版。

地管理自然过程和社会过程的实践的需要。在社会主义社会，这种管理既是必要的，又是可能的。唯其如此，苏联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对进一步完善整个经济、社会的管理极为关注。苏共 26 大所制订的改善管理的宏伟纲领，涉及到这一极其复杂问题的各个方面。同时，Л·И·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中央向党的 26 大所作的总结报告中指出，经济管理问题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是党所要解决的问题^①。解决这些问题是全党全民的事情。

因此，本书第二部分将专门论述社会管理的系统性这一社会历史实践的极为重要的形式。

系统的本体论（系统的一般存在、存在本身）、系统的认识论（对系统的认识和系统知识的系统性）和系统管理（保障系统发挥功能、完善和发展）三者合在一起，构成最广义的系统方式的内容。

实际存在的系统，对它的认识，它在人的意识中的反映，然后是根据已知的系统知识对系统施加实际影响，对它发挥功能和发展进行自觉管理，——这就是系统方式中客体与主体、理论与实践的辩证法。

本书与上一本书一样，其中的“系统性”、“系统方式”等术语也适用于社会系统。但在第一部分中，作者有时引用了生物界和非生物界的材料。其目的首先是再次强调自然和社会的统一，其次是使本书提出的某些论点更有说服力。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深入地研究过系统方式的理论和方法论，又经弗·伊·列宁加以创造性地发展和丰富。然而，在马克思和列宁逝世后，系统方式已经历了明显的变化，为科学和实践

^① 见《苏联共产党第 26 次代表大会文献》，莫斯科，1981 年版，第 51 页。

的最新成就所丰富。在研究现实各个不同领域的过程中、在社会序列多种多样客体的管理中应用系统方式的工艺，已被制订出来并日趋完善。系统研究和系统管理的数理逻辑手段得到长足发展。系统方式在认识和管理中的应用范围已经扩大。唯有现代形式的系统方式，而不是任何别的方式，才能够在社会过程的研究中把分析与综合、定质与定量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为试探法和数理逻辑方法以及现代电子计算设备的应用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在发达社会主义社会中，系统方式在认识和管理社会中的意义是特别重大的，因为发达社会主义社会能够而且应该解决那些要求经济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和各个部门密切配合和相互协调起来的极其复杂的综合性问题。

如今的议事日程上，已经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计划和管理的目标规划方法，它的实质是使具体的、部分的、部门的问题的解决，服从于社会在历史发展的某一阶段所面临的总目标。

作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一个界面，系统方式是认识 and 实际指导社会主义社会的强有力武器。

作者绝不认为自己提出的论点是无须争议的。他期待着听取读者的意见和建议，以便进一步研究异常复杂的和非常重要的系统性问题。

谨向促成本书出版的评议人员、编辑人员和印刷工人表示深切的谢意。

第一部分

系统性与认识论

第一章

论认识的系统方式

首先应该指出，整体系统并非现实存在的唯一形式，而系统的、整体的方式亦非认识的唯一形式。

B·Π·库兹明^①把自然界和社会客体分成三种最一般的类型：个别事物；整体系统；不同对象的综合的现实。这种按客体类型所作的划分与特定的理论认识的类型学形式是符合的。

其中，第一种认识形式把个别对象“按照其本来面目”置于研究的中心（“实物中心论”）；认识的第二种形式以构成系统的“种”、“类”为中心，而个别对象则是系统的一个要素（“系统中心论”）；认识的第三种形式把表现为各种类型系统的集合的复杂的现实置于研究的中心（“多中心超系统的统一体”）。

显然，整个人类也是有许多中心的超系统的统一体。在这个

^① 见B·Π·库兹明著《马克思理论和方法论中的系统性原则》，三联书店1980年版，王炳文、贾泽林译，第27页至28页。

统一体中，有作为主权国家集团的社会主义系统*；有资本主义系统；有发展中国家系统，其中每一个国家或倾向于社会主义，或倾向于资本主义。

比起仅以单一对象为主的研究方式来，系统方式是本质不同的更高级的研究方式。这是认识由个别到一般、由单值到多值、由抽象到具体、由单维到多维、由线性到非线性等的转变。有关对现实的系统方式、对系统的认识正是本书第一部分所要论述的内容。

1. 资产阶级哲学中的整体认识问题

某些“整体性哲学”代表人物试图把认识论融合到整体性问题中去，把认识理论归结为整体与其部分的问题。例如，奥·史盘说过，理论认识问题不过是“部分与整体的问题。”^①

关于这一点应当指出，毫无疑问，认识论与整体性问题之间有最密切的联系。但是，这种联系不能成为把二者等同起来的根据。这首先是因为，整体性问题不仅仅是认识论问题，更主要是本体论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它显然比认识论更为广泛、容量更大。另一方面，认识论不仅仅是整体与其部分的认识论。它还包含许多问题的集合，这些问题不仅涉及对整体客体的认识，而且涉及到对其它任何客体的认识。它的特有对象不仅是整体和部分的辩证法，而且是关于认识的起源，关于反映物质世界的规律性和形式的问题。因而不能把认识理论和整体性问题等同起来，

* 系统在俄文中为 *система*，亦可译作体系、制度等，本书多半译成系统。

① 奥·史盘：《经济与社会》，德累斯顿，1907年，第139页。

而应该作为整体性问题的认识论方面。在我们看来，这一方面包括：一、整体系统认识中的系统方式问题；二、认识形式本身(知觉、概念)的整体性问题；三、有关整体认识的手段和途径问题。在谈这些问题之前，我们先看看资产阶级哲学是怎样回答这些问题的。

从亚里士多德时代起，关于整体的本质和认识它的手段的问题就引起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的注意。但是，没有唯物辩证法的方法武装的研究者，在解答整体性课题的认识论问题时，立刻碰到了对于他们来说似乎是无法克服的矛盾。的确，要认识整体，必须先具备关于整体的要素、部分及其相互作用的一定的知识，因为没有自己的要素及其相互作用，也就没有整体可言。同时，整体的要素，只能是那些与整体发生联系的要素，所以有关要素的知识须以关于整体的已知的知识为前提。例如，谢林写道：“……既然整体的观念只有通过它在各个部分的发挥才能明显地看出来，而各个部分又毕竟只有通过天才的活动才能存在，那么，这里就显得有一个矛盾，这个矛盾只有通过天才的活动才能存在。”^①谢林接着指出，这个矛盾只有“通过无意识活动与有意识活动的料想不到的会合”来克服。^②

不难看出，谢林把整体的认识想象为理性和非理性在人的活动中的统一。这种认识在他看来不是客观存在的整体构成物在人的意识中的反映，而是凭直觉对某种世界精神状态、对体现于这种整体构成物中的绝对“自我”的理解。谢林认为，整体构成物本身就是这个绝对“自我”、世界精神的存在和自我意识的固定形式，整体构成物仅仅是后者的状态。在谢林看来，这种世界精神的重

① 弗·威·谢林：《先验唯心论的体系》，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272页。本书俄文版的此段引文与中文译本有别，这里从中文译本，译者注。

② 同上第272页。

要表现是扩张力，其作用受另一种力即引力的限制。其实，正是引力形成了作为某种整体的自然界客体，并把它们与其它客体区别开来。

黑格尔也以类似的唯心主义形式去理解对整体的认识。在黑格尔那里世界的对象和现象的整体性并非要素真实的统一体、要素的相互作用，而是概念的整体性、总体性的体现，对整体的认识，则源于概念，借助于概念形成对整体的构想。在“整体——部分”的关系上，黑格尔把整体绝对化了，因为在黑格尔看来，它正是世界精神整体性的体现。黑格尔要求整体系统的研究从整体，从一般开始，并且从整体性质推定部分的性质和功能。

由整体到部分——这是伊·康德提出的认识整体系统的途径。他断言，迄今所犯的一切错误无不源于形而上学总是力求由部分到整体，甚至当各部分之间已相当疏远的时候仍然如此。康德认为，判断应从整体出发。他在1777年8月20日给盖尔茨的信中就此写道：“自我们分手后，我经常关注系统结构研究中哲学应用的对象并逐渐得出整体思想，它首先使关于部分的意义和全面影响的判断成为可能”。^①康德在另一处又就这一结论写道：“哲学的方法是结构法的，即根据‘由整体到部分’原则的方法”^②。而且，康德把认识整体的过程本身看作借助于思维主体的先天能力整理混沌的现象世界的过程。康德写道，我们要求研究事物的自然发生及其固有的秩序，一定的因果性、整体性，“只按照我们对它们的判断能力，即按照判断的反应能力，而不是按照事物本身……”。^③

① 阿·埃·迪特里希：《康德时空学说中的整体概念与莱布尼茨的关系》，哈勒，1916年，第14页。

② 同上，第148页。

③ 《康德六卷文集》，莫斯科，1966年，第5卷，第438页。

威·狄尔泰也要求由整体进入认识过程。他写道：“我们从由灵魂给予我们的整体的相互联系作出理解，以便从这一整体去理解单一的东西。正是因为我们在意识中感受到整体的相互联系，我们才能理解单个的判断，单个的形态或者单独的行动”。^①

继黑格尔、康德和谢林之后，狄尔泰在认识中确立了整体对于部分的优先地位，并且与黑格尔和谢林一样，他也认为整体具有非理性本质及神秘性，从而决定其不可能真正认识整体。

在现代条件下，关于认识整体的途径问题，由奥·史盘作过专门研究。他在自己的逻辑学中详细地分析了这个问题。从史盘的观点来看，逻辑学是“关于人的精神本质和活动的学说”^②。既然思维的精神活动不仅包含真理，而且包含谬误，那末逻辑学也是论述完善与不完善的思维的学说。

在史盘看来，只有以整体性原则为基础的逻辑学才可能是完善的。史盘的著作《整体逻辑学》专门论证了这种“整体逻辑”。按照整体逻辑学，思维活动是在任何整体性中都有的有序的形式中，即在有序分解的形式中进行的。史盘就此写道：“我们……是作为关于思维有序分解的学说来定义逻辑概念的，但同时须以对思维的确理解为前提，即这种理解断定思维与存在的统一并使思维保持优势地位”^③。

从以上论述不难看出，奥·史盘的整体逻辑源于存在与思维同一的唯心主义原则，在同一的情况下，思维保持着对存在的优势地位。史盘不是把整体思维的规律和范畴看作整体存在即客观存在的整体构成物的再现、反映，而是看作理解存在的基本原则。此外，史盘还认为上帝是整体思维的本源、体现者和动因。据此，

① 《威·狄尔泰论文集》，斯图加特，1957年，第5卷第172页。

② 奥·史盘：《整体逻辑学》，维也纳，1957年，第1卷第3页。

③ 同上，第4页。